

少数民族大学生校园融入问题初探

张昌羽 钱 珊

摘要：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规模日益扩大，且具有学校类型印记明显、校园融入类型多样的特点。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融入大学校园的过程中，一般需要跨越复杂的文化传统，他们在物质、行为、精神等不同层面均可能遇到不同程度的文化适应问题。在制定少数民族大学生校园融入问题的应对策略时，要从分类引领、分段干预和分工协助等多方面入手。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校园融入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4)02-0077-05

在中国社会进入转型加速期的背景下，作为教育转型的重要方面，高等教育在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的进程中，高校的教育思想、办学体制、人才培养模式等诸多方面都面临严峻挑战。学生培养是高校发展的动力和目的，厘清各类学生群体的个性特征和利益诉求，有助于明确学生在高等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增强育人工作实效。相比于贫困学生、学习困难学生、心理问题学生等常见群体，少数民族大学生这一特殊而重要的亚文化群体，因其既能体现社会转型期大学生的一般特征，又由于他们大多需要跨越本民族的、传统的文化环境到多元的、现代的文化环境中学习和生活，需经历一定程度的文化适应方能融入大学校园，理应引起学界和高等教育工作者的更多关注。

一、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总体特征

（一）群体规模日益扩大

建国初期，我国就对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采取了“优先发展”和“重点扶持”的政策，对少数民族高考学生实行“同等成绩、优先录取”，但由于经济、环境、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到改革开放以前，有机会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人数整体较少。1950年，全国少数民族大学生仅1285人，占全国大学生总数的0.9%，到了1978年，全国少数民族大学生也仅3.6万人。改革开放至本世纪初，是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体系和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体系逐步完善的阶段，民族院校、高等院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规模不断扩大，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制度得以明确，少数民族学生开始规模化地进入大学校园。特别是近年来，精英高等教育发展至大众高等教育阶段后，同时伴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更多适龄少数民族青少年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少数民族大学生数量急剧增多，已经成为大学生中一个备受瞩目的特殊群体。据国家民委统计，截止2010年底，全国普通本专科少数民族大学生为150.83万人，占大学生总数的6.76%。仅内地高校支援新疆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协作计划一项，在内地高校就读的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就已达4.4万余人，涉及内地370所高校。^[1]

（二）学校类型印记明显

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我国是指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他们主要集中在地处民族地区的普通高等学校、普通高等学校中的民族院校和具有民族预科班（少数民族班）的普通高校等三类学校。不同的学校性质，决定了高校在招生、教学和管理等方面具有不同的举措和政策，因而学生

基金项目：杭州师范大学2012年思政专项立项课题，项目编号：2012SZZX06。

作者简介：张昌羽，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科员、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青年研究；
钱珊，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辅导员、助教，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思想政治教育。

也拥有不同特质。地处民族地区的普通高校旨在为本自治地区培养人才，直接服务本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招学生以本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学生为主，此类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需跨越的空间距离和文化距离均有限，面临相对多元、宽松的文化适应氛围。民族院校以少数民族为主要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管理制度与普通高校有较大差异，且此类高校的大学生来自多民族，各民族之间的生活习惯、语言、心理特征差异显著，各民族学生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文化适应、涵化的问题。有民族预科班（少数民族班）学习经历的学生进入大学后，从熟悉、单纯的文化环境中到了以汉族文化为主的环境，容易产生较强的文化差异感，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新文化的融入困难较之其他少数民族大学生也更为突出。除此之外，约有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40%的少数民族散杂居住在民族地区以外的区域，这部分少数民族生源大多选择了报考普通高校。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具有强大包容性的汉文化促使不同民族文化不断融合，这类少数民族大学生基本不存在社会学意义上的校园融入问题。

（三）校园融入类型多样

伴随着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同中国其它地区一样，少数民族地区也被裹挟地迈向了现代社会的发展之路。由于自然条件、地理位置、交通设施、传统文化的不同，少数民族地区与现代化大规模接触的时序，以及社会形态突破传统社会藩篱的程度不尽相同，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文化保存度、应对现代文化的态度也呈现出不同类型。笔者认为，不同民族的大学生在融入校园时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传统民族文化主导型，代表是维吾尔、藏、蒙古、朝鲜等民族，这些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宗教传统，民族文化体系古老而完整，民族内部对共同生活习惯和心理状态有较强的约束力，这类少数民族的大学生在高校校园中仍能保持鲜明的民族特色；第二种是适应变迁型，代表是壮、布依、白、乌孜别克、达斡尔等民族，这些民族多与其他民族杂居，拥有自己独特传统文化的同时，对其他文化类型又相对包容，这类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过程中，一般能对民族文化进行一定扬弃后融入校园；第三种是开放容纳型，主要有满、土家、畲等民族，这些民族大多生活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区域，或至少与汉族经济、文化交往密切，除少数年长者和少部分地区仍在对本民族语言外，绝大多数人能熟练使用汉语。这类少数民族大学生从小与汉族学生共同接受教育，对汉文化、现代文化非常熟悉，他们融入校园的过程与汉族学生相比并无明显差异。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校园融入的现状

（一）物质层面的融入

本质上讲，大学代表的是一种现代的、城市的文化，它要求进入校园的每一个个体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原有的、多元的文化，而融入校园的第一步，就是适应指向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物质环境。本文讨论的物质层面，是大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能深刻感知的实体文化或物态文化，据此，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物质层面的校园融入主要是指他们对大学为其所提供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条件的适应状况。经验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现代化的服饰、住宿、出行等方面接受速度较快、难度较小，在物质层面的校园融入困难主要集中在自然环境、饮食两方面。民族的生成、发展植根于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我国少数民族因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农区与牧区的地域差异明显，不同自然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大学所在城市的自然环境适应程度并不相同。一般而言，从小生长的自然环境与求学城市自然环境差异越大，少数民族大学生融入校园的速度愈慢且困难愈多。而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跨地区、跨省份求学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数量增速明显，他们对大学所在城市的气候、环境的适应困难应获得更多教育工作者的关注。饮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能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生存环境和民族性格，较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饮食方面的不适应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尽管绝大多数高校都设置了清真窗口、食堂来满足

足穆斯林大学生的需求，但还有很多非穆斯林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他们同样特殊的饮食需求却容易被忽视；另一方面，由于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来自农村或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困难群体比重较大，经济条件使得他们对饮食方面的物价更为敏感，从而降低了他们对校园饮食的满意率和适应度。

（二）行为层面的融入

大学是现代社会的组成部分，社会环境和文化强烈地影响着大学的发展和大学校园中个体的行为。作为重要的学术与教育机构，大学这一特殊的场域，又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和文化传统。少数民族大学生进入大学之后，要面临较之于中学阶段、地缘变迁之前完全不同的文化范式，他们能否顺利融入大学校园，关键在于他们能否在学习、交往、消费等“日常生活”的行为层面与其他民族大学生拥有共同的“熟悉感、安全感、自信感”。^[2]学习适应是少数民族大学生适应大学“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和关键因素，学习行为的不适应可能间接引发其它方面的校园融入问题。整体上看，由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大多来自教育资源相对稀缺的农村，一般学习态度端正、成就动机较强。但由于民族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学习基础、汉语水平较为薄弱，给他们的学习行为带来了障碍，特别是在英语、计算机和专业课程等方面的学习与汉族学生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人际交往不仅是交流信息的过程，更承载着沟通情感的重要功能。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具有热情、豪爽、淳朴的民族性格，在人际交往中有克己待人、求同存异的处世哲学，少数民族大学生与其他民族大学生交往一般主动程度较高、适应能力较强。但是，由于他们民族自尊心普遍较强，在遇到不尊重本民族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的行为时，往往反应较敏感、强烈，因此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交往范围较窄、交往层次单一，与其他民族学生交往时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感和不适感。消费行为既是一种心理行为，更是一种文化行为。与消费文化的时代性相关的行为给个体带来的适应“阵痛”要小，而与消费文化的民族性相关的行为则相对稳定，较难改变。进入大学后，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餐饮、学习用品、服装之外，增加了通讯、休闲和娱乐等内容，特别是手机、电脑和互联网等普及率与汉族学生并无太大差异，体现了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接受先进现代器物文化时的工具理性。

（三）精神层面的融入

文化的精神层面是其核心部分，主导、影响着文化其它层面。少数民族大学生融入大学校园，需要经历民族文化、现代文化、地域文化和城市文化变迁的多重调适，任何融入障碍的根本原因，都应在精神层面寻找答案。精神文化包括伦理道德、宗教信仰、民族意识等诸多方面，是整个文化体系中最稳定的构成，一般最后受到影响和发生改变，且在文化变迁和适应过程中相对难以观察和测量。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念具有内省性、具象性和宗教性的共性特点，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接触现代价值观念时往往会遭遇传统稳定、一元、经验的思维方式与现代社会开放、多元、理性思维方式的冲突。伦理道德是人们生活经验的积淀，对社会互动起着重要的维护和稳定作用。与普通大学生相比，少数民族大学生伦理道德的内容和形式都更加淳朴，他们正直、诚实、热情、乐于助人的特质容易得到师生的认可，有助于他们融入新的环境和群体。我国法律禁止宗教干涉教育活动，规定学生不得在学校从事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但由于受家庭环境和社会氛围的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宗教信仰更加接受和包容，特别是来自民族集聚区农村和牧区的学生信教比例较高，宗教信仰给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社会交往、入党入团和专业学习等造成了障碍。“民族意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意识，是民族这一客观存在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它是由民族这一客观事物所决定，并在一定条件下对民族产生反作用。”^[3]在微观层面，民族意识深刻影响着个体在多民族环境中的社会互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平等意识如果过于敏感，对民族侮辱歧视现象进行反击的行为将增多；如果民族归属意识过于强烈，我族与他族的界线过于分明，将拉大社交距离，不利于族际之间的互动。

三、少数民族大学生校园融入问题的应对策略

(一) 分类引领

从宏观和中观层面来看,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可按少数民族学生的就读学校类型制定相应引领策略。民族地区的普通高等学校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它又深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此类高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汉族学生的互动交往在文化交流上具有双向性的特点,即不单纯是一种民族文化向另一种民族文化的传输,而是一个相互传播、选择的过程,他们的校园融入态度更加主动、自信和活跃。高校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引导他们将本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现代性、包容性,又符合高等教育要求的内容与其他学生分享。民族院校就读的各民族大学生所处的教育环境、经济水平、文化传统和民族习俗等状况各不相同,少数民族大学生之间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心理素质等方面差异和特点明显。他们的校园融入问题中最突出的是各民族学生之间如何融合,如何和谐共处于同一校园,并在这一“熔炉”中锻造出一种有异于个体又包含着个体文化的共同文化。少数民族预科(民族)班、内地西藏(新疆)高中班的学生进入大学后,在以汉族学生为主的环境之中,民族特点突出、民族意识敏感,文化变迁给他们带来的“文化震惊”最强烈,应在高校营造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氛围,更多“在文化认同教育中注重传播技巧的运用,重塑民族文化的‘在场’”。^[4]整体上看,其他散居于民族地区之外并就读普通大学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融入大学校园并无太大的问题,然而随着融入的深化,一些个体会对本民族的认同愈发淡漠和疏离,从民族文化的传承而言,这反而成了一个应该得到关注的问题。在微观层面,教育工作者可以从传统民族文化保存的维度对不同民族的大学生进行区分,对传统民族文化主导型、适应变迁型和开放容纳型三种不同类型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教育管理导向和方式,大致分别可与有民族预科班(少数民族班)学习经历、就读于民族地区的普通高等学校、散居于民族地区之外并就读普通大学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三类群体相对应。

(二) 分段干预

“跨文化适应过程涉及个体心理状态和行为能力的改变,是一个包涵认知、情感和行为诸因素的综合过程”^[5],并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西方文化适应的阶段论各有差异,但大多都承认个体融入一种新的文化环境一般将经历新奇(蜜月)期、危机(不适)期、调试(恢复)期、适应(融入)期等四个特征突出的阶段层次。高等教育工作者应根据不同阶段,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制定个性化、针对性的干预方案。在新奇(蜜月)期,个体刚进入异文化,接触到的文化差异会使个体产生新奇、愉快感受,这一阶段从时间跨度来说,一般是在学生刚进入大学一个月以内。这一阶段,作为新生的他们接触到更多的只是相对先进、现代的物质和器物文化。教育工作者应设计工作载体,让少数民族大学生尽快接受大学与中学、所在城市与家乡、现代与传统的差异,认识到现代物质文明给人类生活带来的便利,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在危机(不适)期,个体开始觉察到文化的深层差异,感受到文化各方面带来的压力和困惑,这一阶段一般是在进入大学一个月以后到半年以内。这一阶段,大学文化带来的新奇感逐渐消失,物质文化差异产生的生活不便、完全异于中学的大学教学和管理制度、人际交往过程中的观念和模式差异都让他们感到不同程度的危机和不适。高校和教育工作者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在生活上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在学习上帮助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大学的制度文化,在社会交往上为其提供更为广阔的互动平台,从而尽量缩短这一阶段的时间。在调试(恢复)期,个体对新环境有了重新认识,逐步开始接受异文化的差异,并主动从思想、行为上作出相应的应对和调整,这一阶段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尽快完成校园融入而言最为关键。个体会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文化调试策略和态度,一般在物质和器物领域内表现得较为主动,而在文化传统的象征或意识形态领域则相对滞后,教育工作者应更多地关注他们在心理健康、价值观念、

理想信仰等方面的适应状态。适应（融入）期是少数民族大学生校园融入的结果，在这一阶段，他们将对文化差异有更清醒的认识，会采取实现自我价值的行为来体验校园日常生活。

（三）分工协助

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尽快而顺利地融入大学校园，事关促进民族团结、培养民族人才、维护高校稳定等大事，需要社会、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三方面的通力协作。少数民族大学生校园融入困境的深层原因是现今社会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文化在价值立场、内容体系等方面出现的分歧和冲突没有得到有效调试，并在多元文化调适的整合体——大学校园中得到投射的结果。文化冲突在人类社会历史上长期客观存在，但在社会转型加速期，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格外剧烈，对于有多重文化角色身份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来说，这种冲击、不适也就格外明显。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校园融入问题乃至社会融入问题，就要妥善处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文化冲突，加强社会和谐文化建设，实现文化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特别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弘扬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尊重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诉求，最终实现多元文化的共存、共融、共发展。教育制度是影响高等教育公平和效率的重要因素，科学、合理、均衡的少数民族教育制度设计有利于保障少数民族学生协调发展、成长成才。教育主管部门应将发展多元文化教育作为保障、丰富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要举措，创新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制度设计。要通过改革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制度、加大民族地区高中教育的投入来提升民族地区学生大学升学率，进一步增加少数民族大学生数量；要从国家稳定、民族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支持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招生和就业应予以适当优惠政策，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予以一定的照顾政策。高校是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能力的具体实施组织，应努力创造多元融合的校园文化，提升学生对文化差异的理解、接纳能力。针对学生在校园融入中出现的问题，要从文化适应距离、民族文化保存度出发，在物质生活辅助、社交活动安排和心理干预辅导等方面给予少数民族大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帮助其树立积极健康、开放包容的文化适应意识。

参考文献：

- [1] 国家民委网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委. 370所内地高校支援新疆培养4.4万名少数民族大学生[EB/OL]. [2013-07-04]. http://www.seac.gov.cn/art/2013/7/4/art_3972_186640.html.
- [2] 赵保红. 让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127.
- [3] 徐黎丽. 论民族意识对民族关系的影响[J]. 广西民族研究，2005（2）：29.
- [4] 温健琳，卢德生. 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文化阻抗与超越路径[J]. 贵州民族研究，2012（5）：199.
- [5] 任裕海. 论跨文化适应的可能性及其内在机制[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106.

（责任编辑：李春丽）